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

十石齋

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#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三十三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## 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零五(续)…………… (11615)  
(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、英宗复辟天顺元年 讫癸巳明宪宗成化九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零六…………… (11695)  
(起甲午明宪宗成化十年 讫丙辰明孝宗弘治九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零七…………… (11807)  
(起丁巳明孝宗弘治十年 讫戊寅明武宗正德十三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零八…………… (11925)  
(起己卯明武宗正德十四年 讫甲午明世宗嘉靖十三年)

##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一百零五(续)

(起丁丑明景帝景泰八年、英宗复辟天顺元年

讫癸巳明宪宗成化九年)

明

景皇帝

戊寅 天顺二年，春正月，兵部尚书陈汝言有罪，下狱。

汝言附曹、石，由郎中骤进尚书。阴险贪墨，边将皆出其门，得贿无算。始善徐有贞，寻与曹、石共挤之。既而，又欲去曹、石以自固，亟于帝前陈二人过恶。二人闻之大怒，嗾言官劾之，遂下狱，籍其家，赃数十百万。帝召大臣入视，曰：“于谦终始景泰朝，被遇若一身，死无余货。汝言，官未久，

明

景皇帝

戊寅 天顺二年(公元1458年)，春正月，兵部尚书陈汝言犯罪，被抓入监狱。

陈汝言依附曹吉祥、石亨，从郎中一下子提升为尚书。他阴险贪婪，边将都是出于他的门下，得到了无数的贿赂。开始他与徐有贞关系密切，不久又与曹、石共同排挤徐有贞。后来，又想挤掉曹、石使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，所以经常在英宗面前揭露曹、石的过错。他们二人听说以后非常气愤，指使言官对他进行

何多耶？”因连称“好于谦”者三。亨等挽首，流汗，不能对。

#### 上皇太后尊号。

初，岷王徽燦请上皇太后尊号，礼部以非本朝故事，乃止。已而钱溥谓陈汝言曰：“复辟之初，非奉太后诏，谁敢提兵入禁？今论功行赏无虚日，而母后徽号未加，宁非阙典？”汝言以闻，帝大悦。会汝言败，未及行。至是，帝问李贤，贤曰：“此莫大之孝也。”遂上尊号曰：圣烈慈寿皇太后。（明代官闱徽号自此始。）

夏四月，太子始讲学于文华殿。

奏劾，将他抓入狱中，抄收了家产，赃物值数十百万。英宗把大臣们召来叫大家观看，说：“于谦在景泰朝从开始干到最后，受到的待遇始终如一，可是死后家里没有多余的遗产。你原是言官，尚书并没做多久，你为何捞了这么多东西？”于是连着说了三声“好于谦”。石亨等人低着头，浑身冒汗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#### 授予皇太后尊号。

最初，岷王朱徽燦请求赐给皇太后尊号，礼部认为本朝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没有办理。后来钱溥对陈汝言说：“复辟的时候，如不是接受了太后的诏书，谁敢带兵进入宫里？现在每天都在论功行赏，可是没有给母后加赐徽号，莫非不是礼仪上的一个缺陷吗？”陈汝言报告了英宗，英宗非常高兴。正巧陈汝言获罪，没来得及实行。到这时，英宗问李贤，李贤说：“这是最大的孝行了。”于是就授予这样的尊号：圣烈慈寿皇太后。（明代官闱的徽号从这时开始。）

夏四月，太子开始在文华殿讲学。

此后，每天都在文华殿的东厢

自后，日在殿之东厢，即所谓左春坊也。帝退朝御文华殿，阅章奏，故令太子居此。

### 复设巡抚官。

当时廷议复设巡抚，乃命户部侍郎年富（字大有，怀远人）巡抚山东，金都御史程信（字彦实，其先休宁人，家河间）、叶盛、李秉（字执中，曹县人）巡抚辽东、两广、大同。（秉持法公正，总兵官不乐，言其专擅，帝召还。寻以谮，下狱，斥为民。）

五月，征江西处士吴与弼至，授左谕德，不拜。

石亨知众论不容，欲引贤者，为己重。谋于李贤，贤盛称与弼学行，亨即属贤草疏荐之。帝遣行人斋玺书加束帛，征与弼赴阙。比至，帝问贤与弼宜何官，贤曰：“宜以官僚侍太子讲学。”遂授左春坊左谕德，召见文华殿。与弼辞曰：“臣草莽贱士，本无高行，陛下

房讲学，即所谓左春坊。英宗退朝后驾临文华殿，批阅奏章，因此命太子在此。

### 重新设立巡抚官。

当时大臣们讨论重新设立巡抚官，于是就命令户部侍郎年富（字大有，怀远人）巡抚山东，金都御史程信（字彦宝，他的先人是休宁人，他家住在河间）、叶盛、李秉（字执中，曹县人）巡抚辽东、两广、大同。（李秉执法公正，总兵官不高兴，告他专权，英宗将他召回。不久又受到中伤，被抓到监狱，罢掉官职废为老百姓。）

五月，将江西处士吴与弼征召到京师，授予左谕德，吴与弼谢辞。

石亨知道自己得不到大家的支持，想推荐德行出众的人，从而提高自己的威望。他与李贤商量，李贤高度称赞吴与弼的学问和品行，石亨就嘱咐李贤起草奏疏加以推荐。英宗派使者带着玺书、聘礼，请他到京师。等到了以后，英宗问李贤授予他什么官职，李贤说：“应该派他侍奉太子讲学。”于是就任命为左春坊左

垂听虚声。臣不幸有犬马疾，今年且六十八矣，实不堪供职。”帝曰：“官僚优闲，不必辞。”赐文绮酒牢，遣中官送馆。次谓贤曰：“此老非迂阔者，务令就职。”与弼三辞，不允，乃请以白衣假读秘阁书。帝曰：“欲观秘书，且勉受职居二月。”与弼遂称病笃，贤请曲从放还，始终恩礼，以光旷举。帝然之。赐敕慰劳，携银币，遣行人送还。（初，与弼在正统、景泰朝屡荐，不起，曰：“宦官释氏不除，欲天下治平，难矣！”及是以敕书崇重，意当大用。而官僚无事，虑不得即行其志，故卒辞归。方与弼之至也，李贤以宾师礼事之，推其上座，编修尹直至今坐于侧。直大愠，出即谤与弼作琐，缀录。言与弼尝为其弟所讼，又言与弼为石亨跋族谱，自称门下士。由是，士大夫多訾与弼。而亨谱世固未有见之者，后儒为辨其诬云。尹直，字正言，泰和人。）

谕德，在文华殿召见。吴与弼辞谢说：“我是草茅中出来的贫贱人士，本来没有高妙的行为，陛下听到的只是我的空虚的名声。我不幸患有疾病，而且今年六十八了，实在难以供职。”英宗说：“官僚的职务清闲，就不要推辞了。”赐给他礼物和酒醴，派宦官把他送到馆驿。英宗对李贤说：“这个老人不是那号迂阔的人，一定要让他就职。”吴与弼辞了三次，都不答应，于是他请求以白衣的身份假读秘阁的藏书。英宗说：“想读秘阁的藏书，那先得任职干上二个月。”吴与弼就说他的病很重，还是请允许他回家，使皇帝的恩义能有一个好的结局，以便光大这种旷世之举。英宗同意了。赐予敕书慰劳，给他带了银子等财物，还派使者护送他回去。（最初，吴与弼在正统、景泰朝屡次受到推荐，他不应命，说：“宦官和尚不除，想让天下获得治理，难啊！”到这次，由于敕书很推重，意思是要受到大用。而官僚无事，难以实现他的志向，所以最后坚持回去。当他到来的时候，李贤以客人和老师的礼节来对待他，让他坐在上座，让编修尹直坐在一旁。尹直

大不高兴，出来就诽谤吴与弼所做的事情都是细小琐碎，不值得一提。又说吴与弼曾经让他的弟弟控告过，又说吴与弼曾为石亨的族谱写过跋，自称是石亨的门下士。因此，士大夫对他都不太看重。而石亨的谱系，其实并没谁看见，后来的儒生曾经替吴与弼辩诬。尹直，字正言，泰和人。）

御批：吴与弼累荐不起，几于高自位置。及此而应命入京，只以敕书崇重之。故虽非效终南捷径，而择官而仕，利禄之见究未尽除。况与弼果欲行其志，即官僚，尽心辅导，未尝不可展其生平。安有一躐朝班便加大用之理。乃以除未能满志，遽尔辞归，是仍以高官、显爵为重。而况荐劾本出自石亨之意，即不必如琐纒录之诬蔑，而谓之出处纯洁，实不然矣。

御批：吴与弼几次受到推荐都不出来，近似于那种高自标置的人。到了这一次他接受命令来到京师，只是由于敕书很推重他。这尽管不是效法终南捷径，但是选择官职而出仕，说明他身上的利禄之见还是没有消除干净。况且吴与弼真的要实现他的志向，就是做个官僚，尽心尽力地去辅导太子，未必就不能实现他生平的志向。哪有一入朝班就要得到大用的道理。因授职不能满意，一下子就要坚决回去，这还是把高大的官职、显要的爵位看得很重。况且这次的推荐本来是由石亨提出的，即使说不一定就像世上那样采用细碎的事情来诬蔑他，而把他说成是一个纯洁的人，恐怕也并



秋八月，诏修《一统志》。

李贤等为总裁官，书成，凡九十卷。

冬十月，李贤请罢锦衣官校刺事，不许。

帝虑廷臣党比，欲知外事，倚锦衣官校为耳目。由是指挥使门达（丰润人）、金事逮杲（安平人）俱得幸，而杲更强鸷，帝尤委任之。杲遣校尉侦事四方，所至，官吏震恐，多进声伎货、贿，以祈免。虽亲藩亦然。无贿者辄被逮，每逮一人，必破数家。四方奸民诈称校尉，乘传纵横，无所忌。贤请撤回，帝不许。于是，其势益张。

御批：廷臣党比当时固不

不符合事实。

秋八月，英宗下诏修纂《一统志》。

李贤等人担任总裁官，纂成以后，一共有九十卷。

冬十月，李贤请禁止锦衣卫官校刺探事情，不允许。

英宗害怕大臣们结党营私，想了解宫廷外面的事情，就依靠锦衣卫的官校担当耳目。因此指挥使门达（丰润人）、金事逮杲（安平人）都得到了宠任，而逮杲更加心狠手辣，英宗经常委任他办事。逮杲派校尉到各地侦探情况，他们所到之处，官吏们无不感到恐惧，很多人向他们奉送美女、贿赂，从而期望免掉灾祸。即使是关系亲近的藩国也是这样。不送贿赂的就要被逮捕，每逮一个人，就要使好几个家庭家破人亡。各地的奸民也纷纷假称校尉，坐着传车四处出动，没有一点顾忌。李贤请求将校尉们撤回，英宗不允许。这样，他们的活动就更加猖狂了。

御批：朝廷的大臣结党营私在

能免，诚使权不下移，复于事之是非、人乏邪正，随时精察，而整饬之，自不虞群下之分朋植党。英宗欲知外事，而寄耳目于锦衣，实为非策。若以臣工皆不足信，岂官校辈转可信乎？刺事之端一开，而门达、逮果遇事生风，相继为虐，转致货贿公行。人罹荼毒，未几而锦衣狱舍至不能容，复为增廓。而英宗懵然，不悟其非。如是，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？

己卯 三年，春正月，保喇犯安边营（在榆林府定边县东北，有新旧二营，相去六十里。今以新营并入旧营，设都司驻守），石彪及杨信击败之。

先是，彪备敌大同，击斩巴图王（旧作把秃王，今改），褫其旗，封定远伯。既而充总兵官，御寇宁夏。至是，保喇以

当时本来难以避免，假如真能做到不把权力交给下边，那么对于事情的是非、人心的善恶，随时随地进行观察，从而及时加以整饬，自然就不用担心群臣壁垒鲜明地去固结和党。英宗想了解宫外的事情，而让锦衣卫官校来充当耳目，这实在不是一个好的计策。假如认为大臣们都不值得相信，那么官校们就可以信赖吗？刺探官员的先例一开，门达、逮果遇事生风，接连不断地作虐，转而公开进行贿赂。许多人遭受祸害，致使监狱的房舍容纳不了，还要扩建房屋。然而，英宗昏昏然，不能明白他们的过错。像这样的做法，想实现政治清明可能吗？

己卯 三年（公元1459年），春正月，保喇进犯安边营（在榆林府定边县东北，有新旧二座营，相距六十里。现在把新营合并到旧营中，设置都司驻守），石彪及杨信将他们击败。

起先，石彪在大同镇守，在战斗中杀掉了巴图王（过去写作把秃王，现在更改），夺取了敌人的旗帜，被封为定远伯。后来又担任总兵官，在

二万骑犯安边营，彪与杨信击之，连战皆捷。斩其平章郭勒齐，追出塞，复大败之，斩首数百，获马、驼、牛、羊二万余，捷闻进，彪为侯。（彪既屡立战功，与亨并封公侯，势盛，而骄，多行不义，驯至于败。）

二月，遣御史同内官采珠广东。

幸太监曹吉祥宅。

夏四月，方瑛大破东苗。（即白苗，在贵阳府贵筑、龙里诸县界。）

东苗干把诸等，攻都匀诸卫。命瑛率川湖云贵军分四道击之。所向，皆捷。生擒干把诸，送京师磔之。瑛前后讨川、湖、贵州诸苗，克寨几二千，俘斩四万余。平苗之功，前此莫与比者。

宁夏防御敌寇。到这时，保喇率领二万骑兵进犯安边营，石彪与杨信率军反击，连续几仗都取得了胜利。杀掉平章郭勒齐，又追出塞外，再一次将敌人打败，斩掉好几百人，缴获了马、驼、牛、羊等牲畜二万多，捷报传到朝廷，把石彪封为侯。（石彪已经屡次建立战功，与石亨一样封为公侯，形势贵盛，非常骄傲，干了许多坏事，最后终于失败了。）

二月，派遣御史与内官一道到广东采珠。

英宗到太监曹吉祥家。

夏四月，方瑛大破东苗。（就是白苗，在贵阳府贵筑、龙里各县的交界处。）

东苗干把诸等人，进攻都匀等卫。命令方瑛率领川湖云贵的军队分四路前去征剿。官军所到之处，都获得了胜利。活捉了于把诸，将他送到京师处死。方瑛前后征讨川、湖、贵州各地的苗人，攻克了近二千个寨子，俘斩四万多人。他平定苗地的功劳，以前无论谁都不能与他相

### 秋八月，石彪有罪，下狱。

彪自陕西召还，谋镇大同，与亨表里握兵柄。令千户杨斌等奏保，帝觉其诈，收斌等拷讯，得实，大怒。下彪诏狱，令门达鞠之。得其绣蟒龙衣及违式寝床，诸不法事，罪当死。遂籍彪家，并逮其党治之。（彪事既发，言官将于朝班劾之，有泄于彪者。帝闻之，大怒。乃敕文武大臣，无故不得相往来；给事中、御史及锦衣官，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，违者，依太祖铁榜例治罪。）

### 冬十月，石亨以罪罢。

先是，亨以彪下狱，大惧，请罪，帝慰谕之。亨请尽削弟、侄官，放归田里，不许。至是，法司再鞠彪，因交章劾亨招权

比。

### 秋八月，石彪犯罪，被抓到监狱。

石彪从陕西被召回，计划派他镇守大同，与石亨互为表里掌握兵权。石亨让千户杨斌等人来奏保，英宗发觉其中有诈，将杨斌抓起来进行拷打，了解了实情以后，勃然大怒。下令将石彪抓到监狱，让门达来审问。从他家里找到了绣蟒龙衣及违返规定的寝床，还了解到其他一些不法的事情，他被判处死刑。随后抄没了他的家产，并逮捕了他的党羽进行审治。（石彪的事情暴露以后，言官打算在朝班奏劾，有人将这个信息泄露给石亨。英宗听说以后，非常愤怒。便敕令文武大臣，不得无故往来；给事中、御史及锦衣卫官校，不准与文武大臣交往，对于违犯者，将依照太祖所立铁榜上的规定处置。）

### 冬十月，石亨因罪被罢免。

起先，石亨因石彪被逮入监狱，非常恐惧，就向英宗请罪，英宗安慰他。石亨请将他兄弟、侄子的官职全部削掉，遣送回老家，英宗不允许。

纳贿，肆行无忌；私与术士讲论文天，妄谈休咎，宜真重典。乃罢，闲住，绝其朝参。

**诏自今章奏勿用“夺门”字，诸冒功者黜之。**

石亨既得罪，帝以夺门事问李贤，贤曰：“迎驾则可，‘夺门’岂可示后？天位乃陛下固有，‘夺’即非顺。彼时亦幸成功耳，万一事机先露，亨等不足惜，不审置陛下何地？”帝悟曰：“然。”贤曰：“若景泰果不起，群臣表请复位，此辈虽欲升赏，以何为功？老成耆旧依然在，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事，致干天象。招权纳贿何自而起？国家太平气象岂不益盛？今为此辈捐削过半矣。”帝深然之。乃诏自今章奏，勿用“夺门”事，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正黜四千余人，朝署为清。

到这时，司法机关再次审问石彪，有人便开始上书奏劾石亨招权纳贿，肆无忌惮；私下与术士谈论天文，胡说天象的好坏，应该对他施以重典。于是罢掉了他的官职，让他赋闲在家，不准他上朝参政。

**诏命从今以后的章奏中不要再用“夺门”字样，对冒功的人一律黜免。**

石亨获罪以后，英宗提出夺门之变这件事来问李贤，李贤说：“迎接圣驾是可以的，可是‘夺门’能展示给后人吗？皇位本来是陛下固有的，一‘夺’名义就不正了。那时也幸亏成功了，万一事情走露了风声，石亨等人自然不值得可惜，可是不知道将会把陛下放到何种位置？”英宗恍然大悟地说：“的确是这样。”李贤说：“假如景泰帝真的病得起不来，大臣们上书请求陛下复位，石亨这些人即使想升官受赏，又到哪里立功呢？朝里的老成大臣依然都在，哪里会出现杀戮降黜的事情，以致于干犯了天象。而招权纳贿的事情又怎么会产生呢？国家的太平气象不是会更加兴旺吗？可是现在让这些

御批：复辟正也，而“夺门”之名则非正。而英宗竟居之不疑，皆由小人欲以此邀功，而英宗亦从而归德，遂不复审其词之顺逆。李贤侃侃数言，实为中理，其有裨于启沃良多，然贤既知位为英宗固有，当景泰时何未间举此意密行规劝耶？

诏霜降后录囚，著为令。

每岁霜降后，三法司会同廷臣审录重囚，谓之朝审，遂为永制。

庚辰 四年，春二月，石亨及其从子彪皆伏诛。

人给损削得只剩下不足一半了。”英宗对李贤的看法深表同意。于是诏命从今以后的章奏，不准再用“夺门”的字样，那些冒功得官的人被黜退了四千多人，朝廷的各官署面貌一变。

御批：复辟是正当的，而“夺门”的名称却不正确。然而英宗竟长时间对此没有疑义，都是那些小人想藉此邀功请赏，同时英宗也想表达他的感激之情，所以就不再审查这个说法正当与否了。李贤侃侃而谈的一些话，实在是符合事理，他对英宗启发是很大的。不过，李贤既然知道皇位是英宗固有的，那么在景泰时为什么没听说他用这样的道理去规劝景帝呢？

诏命霜降以后审录囚徒，今后成为制度。

每年霜降以后，三个司法机关会同大臣一起审录重罪囚犯，称为朝审，后来成为固定的制度。

庚辰 四年（公元1460年），春二月，石亨及他的侄子石彪一齐被处

遯杲奏亨怨望愈甚，与从孙俊等日造妖言，且蓄养无赖，专伺朝廷动静，不轨迹已著。廷臣亦言不可轻宥，乃下亨诏狱，坐谋叛律应斩，没其家货。未几，亨瘐死，彪僇于市。（帝初缘亨复位德之，亨无日不入见。即不召，必假事以进。出，则张大其言。在亨门下者，得亨语，即扬于众，以为声势。朝臣奔走恐后，亨乃以货之多寡，为授职美恶；入之先后，为得官迟早。时有“朱三千龙八百”之谣，谓郎中龙文、朱铨辈，俱以贿被显擢也。久之，干请愈甚，帝不能堪，以语李贤，贤曰：“性独断乃可。”因敕左顺门：“非宣诏，毋纳总兵官。”亨燕见遂稀，所请亦渐有不从者。而亨犹不悟，恣横如故。遯杲本亨所擢，密受帝旨，伺亨所为以报，而亨亦不知。彪本以战功起家，不藉父兄荫。然一门二公侯，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数万。中外将帅半出其门。又谋镇大同，为天下精兵处，故人皆疑其有异志，遂

死。

遯杲奏报石亨怨愤得非常厉害，与侄孙石俊等人每天制造妖言，而且还蓄养着一些无赖之士，专门窥伺朝廷的动静，不法表现已非常明显了。朝廷的大臣也说对这样的人不可以轻易宽宥，于是就把石亨抓到监狱，以谋反罪判处死刑，抄没了家产。不久，石亨在监狱饿死了，而石彪被拉到刑场上处死。（最初，英宗因复位的事情对石亨非常感激，石亨几乎没有一天不去与英宗会见。即使英宗不召见，也会找个理由会面。出来以后，他就夸大其词。在他门下的人，听了他的话，就出去对大家张扬，以虚张声势。朝臣们争先恐后地往他家奔走，他便以贿赂的多少，作为授予好坏官职的依据；巴结时间的先后，作为得官迟早的根据。当时有“朱三千龙八百”的歌谣，说郎中龙文、朱铨等人，都是靠了行贿才得到了提升。时间长了，请谒的风习更加严重，英宗不能忍受，就告诉了李贤，李贤说：“只有陛下采取果断措施才行。”于是就敕令左顺门：“如不宣召，不准总兵官进入。”这样，石亨与英宗见面的时间

及于祸。)

就少了，他所请求的事情英宗也逐渐不答应了。然而石亨还是不觉悟，仍像过去一样恣意专横。遼果本来是石亨提拔的，但接受了英宗的密旨，暗中监视他的行动然后奏报给皇帝，而石亨根本就不知道。石彪本来是靠战功起家的，不靠父兄的荫庇。然而一门二公侯，蓄养的勇武的猛士不下数万人，各地的将帅一半出自他的门下。又图谋镇守大同，在天下精兵集中的地方掌握兵权，所以别人都怀疑他心里有别的打算，最后赶上了祸患。)

夏四月，大雨雪。

月余乃止。

夏四月，天下降下很大的雨加雪。

下了一个多月才停下。

秋七月，乙亥朔，日食。

秋七月，乙亥朔，发生日食。

下工部侍郎翁世资（莆田人）于狱，贬知衡州府。

苏杭等府织染局，岁造有定数。帝遣内使增采缎七千疋，世资请减之，帝怒，下锦衣卫狱，贬衡州知府。

将工部侍郎翁世资（莆田人）抓到监狱，后贬为衡州知府。

苏杭等府的织染局，每年生产的产品有固定的数额。英宗派中官任使者要求另外生产七千匹彩缎，翁世资请求减去一些，引起英宗的火气，将他打入锦衣卫监狱，最后贬为衡州知府。



八月，鞑靼分道人寇。

保喇与玛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、威远西，拥众南行。总兵官李文（西番人）不敢出，保喇直抵雁门，至代、朔、忻诸州，肆掠。帝遣都督颜彪率师至紫荆关、冯宗至倒马关御之，寇稍引去。

冬十二月，释徐有贞还里。

有贞在金齿三年。石亨败，帝谓李贤曰：“有贞何大罪？为石亨辈所陷耳，其释归田里。”（有贞既归，犹冀复召。仰观天东，谓将星在吴，益自负。常以铁鞭，自随数起舞。及闻韩雍平两广有功，乃投鞭太息曰：“孺子亦应天象邪？”遂放浪山水间，十余年而死。韩雍，字永熙，长洲人。）

辛巳 五年，春二月，巡抚广东都御史叶盛请罢采珠池，从

八月，鞑靼分几路进犯。

保喇与玛拉噶等分成三路从大同、威远西面，带领军队向南进犯。总兵官李文（西番人）不敢出击，保喇一直开到雁门，到达代州、朔州、忻州各州抢掠。英宗派颜彪率领军队到紫荆关、冯宗到倒马关防御，敌后渐渐退走。

冬十二月，将徐有贞放还故里。

徐有贞在金齿生活了三年。石亨倒台以后，英宗对李贤说：“徐有贞有多大的罪过？都是由石亨等人陷害的结果。把他放回故里吧。”（徐有贞回乡以后，还盼着英宗再召他回去。他经常观测天象，说将星在吴地，越发高兴了。平时身上总带着铁鞭，不断起舞。等听说韩雍在两广建立了功勋，他就把鞭子一扔叹息说：“这个小子也能应验了天象？”于是就把感情寄托在游山玩水之上，十余年之后去世了。韩雍，字永熙，长洲人。）

辛巳 五年（公元1461年），春二月，巡抚广东都御史叶盛请求停止